

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主办

地方文化研究

·第七辑·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编辑部 编

辑刊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主办

地方文化 研究辑刊

DIFANG WENTI YANJIU JIKAN

· 第七辑 ·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编辑部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谢正强
责任校对:童际鹏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 第 7 辑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
编辑部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614-7553-9

I. ①地… II. ①地… III. ①地方文化—文化研究—
中国 IV. ①G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1166 号

书名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七辑)

编 者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编辑部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7553-9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 张 19.25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目 录

• 理论纵横 •

- 大禹精神与华夏文明 谭继和 (3)
“昌意降居若水”与川西地区的颛顼传说 彭邦本 (8)

• 岷江流域文化研究 •

华夏儿女的人文故乡：“江源”胜地历史回顾

- 并说大禹开启古代中国人的“小康梦” 祁和晖 (17)
传播“江源岷山”文化认同 促进成都文化地位提升 徐学书 喇明英 (23)
岷江地域考古新成果巡检：以 2012 年度的田野工作为中心 陈 剑 (31)
成都东大街：溥济富春坊 迎晖第一街 谭继和 (62)
“游子去游多不归”

- 论唐诗与成都文化 张志烈 (67)
官兴文及其《都江堰兴利除害计划书》 吴会蓉 (81)

都江堰学的奠基之作

- 简评《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近代卷) 林 英 (86)

• 四川名人研究 •

《隆中对》与《吴宫问对》

- 略论诸葛亮与鲁肃 王定璋 (93)
简论王玄览的道教哲学 金生杨 (98)
李白与成都 刘友竹 (105)
王巩与苏轼交谊考论 杨胜宽 (111)
明末清初著名诗书画家吕半隐探析 胡传淮 (123)

- 唐甄的“富民”思想和反君主专制思想 曾枣庄 (129)
李调元道德文章简论

——与彭端淑、张问陶比较 郑家治 (141)

•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

- 巴蜀虎徽兵器蕴含统一思维 冯广宏 (165)
彰显与重塑

——佛山盐步老龙礼俗的调查与研究 申小红 (172)
论彝族“德古”文化的意义及其规制 张邦铺 (184)
试论端午节作为民族文化认同的符号特征 张祖群 (193)

• 地方文化广场 •

- 王阳明浙省遗迹论考 张克伟 (201)
试论钱币与民俗之关系及古代巴蜀吉祥语钱币 刘波 (236)

• 开发与应用 •

- 关于射洪县金华镇旅游发展策略的思考 李钊 唐佐 (243)
成都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刍议 冯婵 (255)
草原文化与文化旅游业的创新发展
——以元上都遗址旅游文化品牌建设为例 翟禹 (262)

• 口述四川 •

- 大邑安仁镇人物访谈实录（三） 谢桃坊 伍文 (273)
四川老人口述革命经历（上） 何宁 (284)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征稿启事 (303)

理论纵横

大禹精神与华夏文明

谭继和

内容提要：本文从六个方面探讨了大禹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及华夏的关系。关于大禹的历史定位，大禹被认为是治水兴农的先师、国家文明中华民族的奠基者、九州山水综合治理的第一人。大禹对华夏文明的贡献主要：扩展了中国人生存地域的版图，把华夏文明提升与升华到“中华大“国家意识”的境界，成功推进了五帝以来各族认同中原文明为中心的文标的凝聚和形成。大禹已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具有万世楷模的意义。大活动地域是文化问题不是历史问题。应以民族认同为基础重建灾后羌族文化。今天研究和传承大禹文化的关键是深入进行大禹文化内涵与历史掘，把大禹作为民族精神家园象征的文化信息，化为旅游与创意产业的载体此为主题保护和建设有关大禹的遗存和遗迹以及有关传说等“非物质文化这是增强华夏理想和华夏价值观，特别是增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值的工作。

关键词：大禹；大禹精神；大禹文化；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华夏文

一、关于大禹的历史定位

应把大禹放在五帝与两个三代之间来看待其历史地位。从“五帝”时期来文明起源时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正处于五千年前文明起源的时期。再文明有万年文明起步（巴蜀叫做“肇于人皇”的时期），有百万年以上文明之这是大禹以前的时代。大禹本身又处于前三代尧舜禹之末，后三代夏商周之初历史环境中看大禹，可以有四点新认识：

（一）大禹是治水兴农的先师

五帝中的尧舜，正处于农业初起的时代，我曾经为文论证包括先夏时期都还是产牧经济即原始农业时代。五帝时期虽已兴起“田蚕织作”，但未处理好水与农耕的关系，洪水之患仍然不断。直到大禹才处理好水与农耕的关系。他是以水兴农的第一人，是治水兴农的先师。

（二）大禹是国家文明初祖

五帝时代已有多种人文发明的起源，但开启国家文明（有父系社会也有母系社会，都可直接过渡到国家文明），承前启后，继承尧舜禹前三代，发展出夏商周三代辉煌国家文明的人是大禹。因此，大禹是国家文明初祖。

（三）大禹是中华民族的奠基者

从炎黄这棵大树发展到华夏之繁花盛开，这是中华民族大一统之根生长、发芽的过程。如果说，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开源者，那么，大禹就是中华民族的奠基者。炎黄文化开源，集中在“中”字上，大禹文化奠基，集中在华夏的“华”字上，合起来构成“中华”。因此，大禹是华夏民族大融合、大团结的奠基者，是中华大一统的奠基者。在他之后的夏商周三代，华、夏、夷、狄、戎、蛮各族互相交往，用夷变夏，用夏变夷，夏商周三代的夷夏之争开启了民族融合，实质是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华民族不存在内部血族的区别，只存在文化高低或特点互异的区别。中国首先是文化中国，中华民族首先是文化一统的民族。

（四）大禹是中国九州山水综合治理第一人

水润中华，水是文明之母。文明一统，文明因水而兴。水造就了文明，因此，中华文明是讲究上善若水，崇尚自然的文明，是道法自然的文明。这些观念保留在道教的文本里，因此，鲁迅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五帝和尧舜禹前三代文明发展的关键是解决治水问题，以便养育文明，培植文明，其特点是排水，分洪、泄洪，而不重在引水灌溉，因为远古中国主要是洪水为患，排除水患，就露出了肥壤沃土，“田蚕织作”的高级农业就能在这片沃土上发展起来。所以，其首要任务是治理山水，疏通河道，为发展高级种植农业创造条件。因此，大禹成为中国九州山水综合治理的第一人。

二、大禹对华夏文明的三大贡献

（一）大禹扩展了中国人生存地域的版图

最初，“中国”仅指“京师”，周围称为“四夷”。到夏代，有“四夷九州”的称呼，从此中国扩大为“九州四夷”的概念。“华”最初指华山之南即华山之阳。同“大夏”（即“夏墟”）地域结合起来，成为“华夏”，这就是“大中国”的概念。《说文》释“夏”为“中国之人”，“华夏”就是比“夷夏”更大的通称。根据《山海经》记载，五帝时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各是二亿多步，而到大禹时的版图东西与南北两极就扩大到二亿多里，增加了将近千倍。这是大禹治水最大的成果。通过治水发展的生存空间在夏代扩展到了整个中国的绝大部分区域。

（二）把华夏文明提升与升华到“中华大一统”的“国家意识”的境界

大禹治水的过程，是中国国家的形成过程，也是各兄弟民族大融合、大凝聚，统一形成国家意识、中华民族意识的过程。各兄弟民族共同治水，治水过程形成了九州各地向帝都运送贡赋所经过的系列水陆路线。按先北后南，先上游后下游，先主流后支流的排列顺序，划出了九州地域和九州河道，从而产生了“大九州”意识，产生了“四渎朝宗东海”、“茫茫九派流中国”的“中华大一统”的共识，产生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概念，这是水治九州、水润九州最重要的精神文明成果。从此中国走向了统一，形成了中国意识的共识，产生了“九州生气恃风雷”的精神，从而产生了一套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系统，又从众多江河蜿蜒曲折、奔腾起伏之势发展出有关“龙”形象的联想，这个形象不仅在汉族文化中，也在很多少数民族中成为共同的龙文化。（当然红山文化最初是猪龙，这一演变先不去说它。）中华各民族都是龙的传人。以龙为文化一体的标志，各兄弟民族互相交流，融合为大华夏民族，奠定了多元的子民族聚合为一体的中华大民族的基础，凝结为“中华民族”这个大概念，从此各子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华夏儿女。这种大一共识与龙的传人的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最深厚的凝聚力、向心力、团结力的象征，传承至今，我们还仍然受到这种观念之泽惠，成为民族终极价值与核心价值精神。

（三）大禹成功推进了五帝以来各族认同中原文明为中心的文化中心地标的凝聚和形成

由于有了中原文化这一中心地标，因而在中华地图上满天星斗似的产生的各种原生型文明、次生型文明及续生性文明才能凝聚在一起，形成融合共生新族群的历史趋势，并且通过同源异流与异源合流两种融合途径，使满天星斗似的起源的中华文明，统一为认同“一个中心”的“中国文明”和华夏多个子族体的共同祖国。“华夏”绝不只是一个汉族的代称，而是中华民族内各子民族、亚民族的代称。因为“华夏”一名比“汉族”之称早，它从来不是如后来“汉族”之称一样，只是一个中华内的子民族的概念。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多族“共和”直到多族“融合”的概念。到了中原大夏区域，“夷”人可以变成“夏”。到了四夷区域，中原夏人可以变为“夷”，不存在民族种群的隔阂，只有子民族文化与华夏版图上的地域文化的不同。这种不同只是中华大文化中的子文化和亚文化的不同，不是中华文化体系的不同。这是同西方民族概念判然有别的，不能混为一谈。

三、大禹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具有万世楷模的意义

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具有光辉的劳身焦思，十三过家门而不入，公而忘私的冰雪操守，使得他成为中华民族美德的一位箭垛似的人物。在历代传承中，民族各种美好品德都集中到他身上，有关他的传说也越来越多，他的经历和思想也层垒似的越来越丰富，在他身上集中了中华民族的一切美德，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具有万世楷模的意义。

四、大禹出生与活动地域是文化问题不是历史问题

由于有关大禹出生与活动地域的各种历史记载的不同，因而产生了历代不同的大禹降生

文化，娶涂山文化，会万国葬会稽的文化。严格地说，这是文化问题不是历史问题。当然，历史事实是传说的素地，是史实的内核。但“传说”更多的是后代爱国、爱乡、爱本土意识的附着体。有关大禹石纽山刳儿坪的出生传说是真的，“兴于西羌”范围也是真实的，可以宽容地解释为“西蜀羌乡”这个大范围。大禹是从西羌生长并走出去的，大禹率领的夏后氏部族联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夏文化经历了西兴东渐的长过程，^① 这是古羌祖先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大贡献。因此，不能狭义地说，他只是羌族。他是“九州之戎”的大禹，是中华民族永恒的大禹。正如我们不能说小平同志只是四川的小平，他是全中国的小平，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匈奴与越族都是夏后氏的后裔，华夏先祖大禹降生圣地受到中华历代各民众的关注，固属必然。

五、以民族认同为基础重建灾后羌族文化和大禹文化

汶山郡冉驩国有六夷、七羌、九氐，都颇知汉字文书，说明早在冉驩国时期，西南夷的国家认同就超过本身子民族和亚民族的认同。中华民族内部亚族群相互之间的文化认同，出现很早。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三者有紧密的关系，国家意识的认同是最大的认同，是基础。文化认同是内在心灵与心理的认同，是灵魂。民族认同是指不同地域生活习惯与传统的不同，其中，有大认同，指中华民族；有小认同，指子民族。因此，民族认同是特色。我们应该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来重建今天灾后羌族文化和大禹文化。

六、研究和传承大禹的关键

当前研究和传承大禹的关键是看能否把有关大禹文化的历史记忆、历史信息，特别是大禹为象征的有关民族与国家认同感的历史遗产，包括大禹精神与文化符号，以及与大禹有关的各种禹庙传统习俗如相传大禹六月初六诞辰的纪念习俗、祭祀典礼仪式，大禹流传下来的文化基因在各族现实文化中特别是羌族特色文化中的再现等等，恢复和传承下来，这就需要深入进行文化内涵与历史底蕴的发掘，也需要把大禹作为民族精神家园象征的文化信息，化为旅游与创意产业的载体。有关大禹遗迹、遗存的地方很多，就看哪里传承大禹根脉最深，哪里大禹文化脉络梳理得最好，哪里大禹历史记忆保存得最多，哪里大禹历史信息传承的量大，这是最有意义的工作。只有把大禹作为华夏人文的代表，民族精神的象征，民族凝聚力的标志，以此为主题来保护和建设有关大禹的遗存和遗迹以及有关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才是真正于增强民族文化信念，增强华夏理想和华夏价值观，特别是增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最有价值的工作。纠缠在几个故里、几个石纽、几个涂山、几个群会诸侯之地的论争，特别是因为本地本土的本位利益与现实利益而引起的带铜臭味的论争，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大禹遗迹地域的模糊性是历史形成的，是四千多年历史信息与历史记忆变异的结果，是地域文化特色不同因而传承方式与传承内容发

^① 谭继和：《禹文化西兴东渐简论》，《四川文物》1998年6期。

生变异的结果，总之一句话，是文化传承进程中历史真实与逻辑联系发生碰撞，其中包括历史的“记忆”与“失忆”两个过程互相碰撞的结果。我们今天重视的是传承中的大禹文化的真实历史素地与内核的精神挖掘，不是纠缠于大禹生在哪块石头上的无谓的争论。

古人对大禹出生的论争倒是持宽容的态度。唐人认为石纽作为大禹出生地，指的是“夏后氏发迹之地”，即大禹所领导的夏后氏部族最初的活动地，这个范围是很宽的。宋人则认为有两个石纽。《方舆胜览》说：“古石纽在茂州，故有庙。今石纽隶石泉军。”可见宋代已有汶川和北川两个石纽，一个称为“古石纽”，一个称为“今石纽”。这就是大禹文化传承变异的结果，也是“历史记忆”与“历史失忆”两个过程复杂交会的结果。因此，两个石纽都属于夏后氏部族的发迹与初期活动之地，都是真实的历史传承，在今天看来，都是大禹出生的纪念地，都是真实的遗迹。

今人应该学习唐宋古人对待历史遗产的宽容态度，把北川、汶川两个石纽都建设成为大禹出生的圣地，共同组成“大禹故里文化圈”。“大禹故里”就在今天的西蜀羌乡。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科院)

“昌意降居若水”与川西地区的颛顼传说

彭邦本

内容提要：史籍中久有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亦即雅砻江，与土著蜀山氏联姻生育帝颛顼（高阳氏）的古史传说。近年来雅砻江尤其是其支流安宁河流域的考古出土资料中，存在着应是来自西北高原地区的文化因素，不仅反映其地在史前与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文化联系，而且提示上述传说涵有一定的史实素地。

关键词：昌意 颛顼 若水 雅砻江 古史传说 考古发现

黄帝族群起源于西部，其子青阳、昌意降居江水、若水，其孙颛顼则为昌意降居若水后与蜀山氏联姻所生之子，是上古以来见诸许多传世文献的传说记载。如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即云：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①

这条记载揭示了远古时期黄河上中游地区与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极为悠久的历史文化联系，其中所涉地名，若非就在今四川省版图范围内，亦均在中国西部且距离四川不远之地。前者如蜀山，顾名思义，就在蜀地，具体即川西北高原上岷山一带；西陵，文献亦载就在岷江上游今四川省阿坝州茂县的叠溪一带。后者如桥山，就在今陕西省黄陵县；至于轩辕之丘，应在陕甘交界的宝鸡、天水一带。上古巴蜀之地包括秦岭以南大片区域，即《尚书·禹贡》所谓“华阳黑水”之地，史称“梁州”。而《华阳国志》更载古蜀在先秦时期就“北与秦分”，^②如果结合宝鸡地区鱼国墓地出土的引人注目的蜀文化器物考察，则蜀的疆域已经

① (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第10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见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第175页，巴蜀书社，1984年版。

奄有秦岭山地，甚至可能一度抵达渭水流域。可见桥山与轩辕之丘二地，实均与古蜀相距不远。这里谨再对轩辕之丘的地望略说几句。晋朝皇甫谧据《山海经》称，轩辕之丘地“在穷山之际，西射之南”^①。《国语》则载春秋时期晋国大臣司空季子追述云：

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②

根据这条先秦时期的记载，炎黄二帝及其族群同出一源。汉初贾谊《新书·制不定》亦云：“炎帝者，黄帝之同父母弟也。”同书《益壤》：“黄帝者，炎帝之兄也。”可见炎黄同出一系是战国秦汉以来的传说。《世本》又云“炎帝姜姓”。《国语·晋语四》也在记“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之后，谓“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是司空季子亦以炎帝为姜姓，实乃渊源于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族群之一羌族。黄帝与炎帝均为早期西部的羌人支系，且同出一源，且姬、姜二姓长期联姻，结为联盟，则二者所居之地，当依例相近。炎帝族群最初生息繁衍之地，文献反映在今陕西省宝鸡市境内姜水流域，则姬水当距其不远。《山海经》多次提到“轩辕之丘”、“轩辕之国”，其中《西次三经》记轩辕之丘，“多丹粟青雄黄”。郭璞注：“黄帝居此丘，娶西陵氏女，因号轩辕丘。”从上引皇甫谧称《山海经》曰在“西射之南”，似反映应在今宝鸡市西南方向。根据《山海经·西次三经》的区位和诸山特征，亦可知轩辕之丘应位于今川陕甘交界区附近。

尤其须指出的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以上传说，并非始自司马迁，更非出于司马迁的杜撰，而是渊源有自，由来已久。与之相同或相似的记载，在现存先秦文献《世本》^③、《大戴礼记》中即可见到。如《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即云：

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

宰我请问帝颛顼……孔子曰：“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曰高阳。”

宰我问：“请问禹”。孔子曰：“高阳之孙，鲧之子也，曰文命。”^④

同书之《帝系姓》篇又云：

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蛟牛，蛟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敖。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

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嫫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⑤

《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至颛顼的世系，显然本于以上先秦文献就已经明确记载的传说。

那么，黄帝之子青阳和昌意降居的江水、若水位于何处呢？

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明确指出：

^① (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第10页“黄帝居轩辕之丘”条下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引，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国语·晋语四》，第3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③ 《世本》江都秦嘉谟辑补本卷一，第11~12页，《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④ 《大戴礼记·五帝德》，(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本，第117, 119~120, 12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⑤ 《大戴礼记·帝系姓》，(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本，第126~12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江水、若水皆在蜀。^①

但凡古代文献中之“江”或曰“江水”，通常均指长江，或曰“大江”。而在晚明徐霞客赴西南实地考察，证明金沙江方为长江上游正源之前，玄嚣亦即青阳所降居之蜀地“江水”，实指今岷江，具体而言，应指属于川西高原的岷江上游。至于“若水”，司马贞又云：

《水经》曰：“水出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南过邛都，又东北至朱提县为卢江水。”^②

由《索隐》所引《水经》之文验诸地图，可知《五帝本纪》所谓若水，即今雅砻江，在今攀枝花市境内汇入金沙江。

既然如此，那么司马迁笔下的五帝中之第二帝——颛顼自然也就出生在川西地区。这亦在诸多汉晋文献关于“禹兴西羌”的传说中得到佐证。如《史记·夏本纪》曰：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

这显然亦源自《大戴礼记·帝系姓》“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之说。既然相传禹兴（生）于川西地区，则其父鲧亦当在其地，恰与其祖颛顼生于该地的传说若合符节。

需要指出的是，有关黄帝及其子孙尤其颛顼的这些记载，虽然属于远古传说，但它蕴涵着重要的历史信息和素地，司马迁之所以采信而用之于他极其看重的《五帝本纪》，是经过了基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严肃考辨功夫的。对此，《史记·五帝本纪》有云：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③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亦在《史记》此条下指出：

太史公据古文（《尚书》等）并诸子百家论次，择其言语典雅者，故著为《五帝本纪》，在《史记》百三十篇之首。^④

司马迁说得很清楚，他的上述五帝世系，主要就出自“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之所以为学一直十分严谨的他，把这些古史传说系统整理后收入《史记·五帝本纪》，因为经过多方考证，包括实地考察，他已经深信“其所表见皆不虚”。

下面我们再从地名、地理和气候上作一些考察。

从地名上看，若水，又称雅砻江或鸦砻江。大体上秦汉及其以上称若水，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就记汉武帝时曾派蜀地大文豪司马相如“西至沫、若水……桥孙水，以通邛

^① (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下 (唐)司马贞《索隐》，第11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同上。

^③ (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第46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④ (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下 (唐)张守节《正义》，第48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都。”《汉书》亦云：“若水出牦牛徼外，南至大笮入绳。”^① 汉代沫水、孙水分别为今大渡河和安宁河，大笮即今盐边县，绳水当即金沙江。又如《水经》卷三十六《若水》：

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也。南过越巂郡邛都县西，直南至会无县。淹水东南流注之。又东北至犍为（郡）朱提县西，为泸江水。

郦道元注：

《山海经》曰：南海之内，黑水之间，有木曰若木，若水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树焉，青叶赤华，厥名若木，生昆仑山西，附西极也。^②

又《世本》、《大戴礼记》之《五帝德》与《帝系姓》均载“昌意降居若水”。《山海经》、《世本》、《大戴礼记》之《五帝德》与《帝系姓》俱为先秦文献，是若水之名由来已久也。中古唐宋以后，若水渐称雅砻江或鸦砻江，此大约为公元8世纪吐蕃东渐以后带来之古藏语名，反映了古代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迁徙、互动以至重组、融合之深刻历史背景。

从地理上看，雅砻江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南麓的冰雪融水，上游名曰扎曲，流经四川省石渠县附近后称为雅砻江，蜿蜒奔泻于横断山脉峡谷中，最终于攀枝花市境内汇入金沙江，干流全长1600多公里，流域面积约十五万平方公里，地跨四川、青海、云南三省29个县市，属藏、彝等少数民族与汉族交错聚居、杂居的多民族地区。雅砻江流域内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地形异常复杂，上游地面为波状起伏的浑圆山峦及缓坡，河谷多为草原宽谷。清澈的江水在宽浅的河谷中悠悠缓行，北岸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石渠、色达、若尔盖丘状高原。雅砻江中游地区则地形切割加深，河谷越来越窄，特别是在雅江以下，峭岩深谷紧密相间，峰顶谷底高差达两三千米，江水湍急，涛声如雷。直到下游，过了盐源金河，岸坡才较为平缓，江面也逐渐开阔起来。从气候方面看，雅砻江流域主要受高空西风大气环流及西南季风的影响，又因地形高差与南北纬度变化大，形成平面变化和垂直变化都大的特点，使得流域内气候十分复杂，北部高原为干冷大陆性气候，中部和南部为干湿分明的亚热带气候。气候垂直变化也十分明显，同一地区山上阴湿多雨，气温低；河谷地带则晴朗少雨，且气温高，形成“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景象。

综上可知，雅砻江流域虽然地域辽阔，但流域内由于地理气候环境差异，上中游地区人少地广，主要适合于畜牧业。惟下游地区，尤其是雅砻江干流东面的大支流安宁河流域，地理气候条件良好，适合发展农业，历来人口集中，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安宁河古称孙水，为雅砻江下游段的最大支流，水量丰沛，上游由苗冲河和北茎河在拖乌大桥汇合后称安宁河，流经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冕宁、西昌、德昌3县市及攀枝花市的米易县，于米易县安宁乡湾滩汇入雅砻江。安宁河全长337公里，流域整体上形如条带，面积一万余平方公里。该河水量丰沛，支流众多，主要支流有18条，干支流多以直角交汇，形成典型的羽状水系。孙水河汇口以上为上游段，大桥至安宁桥为峡谷区，安宁桥至泸沽以宽谷为主间有盆地；孙水河至锦川河口为中游段，多为宽谷，谷宽为2~5公里，以西昌段为最宽，可达8~12公里，河床有浅滩沙洲；锦川河口以下为下游段，河谷宽窄相间，有少数盆地。

^①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第1598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六，见陈桥驿《水经注校证》，第824~825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安宁河谷素有“川西第二大平原”之称，又被誉为川西南的“粮仓”。这里土地肥沃，热量丰富，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年日照2000~2600小时，年平均气温15~20℃，年降雨量900~1400毫米，无霜期280~320天，适合多种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生长。由于自然条件非常优越，文献和考古证明，这里很早就进入了农耕文明，并且是古代西南夷地区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区域之一。

因此，先秦以来“昌意降居若水”传说的史实背景，应主要在雅砻江下游特别是其支流安宁河流域的攀枝花市、凉山彝族自治州以至雅安市西南部一带探寻。因为黄帝族群原本生息繁衍于陕甘之交的黄土高原，炎黄族群又在历史上以农业的发明著称，如炎帝更被尊为农神，号称“神农氏”。炎黄二系由长期联姻而成稳固的同盟，同为典型的农耕文化族群。古史传说所谓黄帝之子“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实即黄帝族群的两个支系由西北黄土高原故地迁徙到了地理上相对低下的川西地区，他们辗转迁徙所至的地域，亦即其定居处所，必定是适合农耕生业之地。正因为如此，在岷江上游地区，长期流传着“青阳降居江水”的古史传说。而在我们指出的上述若水下游尤其是其支流安宁河流域，具体即今攀枝花市、凉山彝族自治州以上延伸至雅安市西南部一带，亦很早就已经存在昌意降居的传说。史籍记载的传说亦反映，昌意还与土著族群蜀山氏联姻，蜀山据研究就是岷山。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史前社会发展的规律，综合各方面资料的研究成果，黄帝时期，其族群已经进入父系时代，婚姻已经是妻子从夫居之制度和风俗，因此，《大戴礼记》记“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①，正好反映颛顼故里亦就在这一带。

一般说来，远古传说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历史进程既有联系，又不能简单地相互等同。从本质上讲，传说犹如历史的影子，归根结底是历史的反映，其中往往包含着真实的历史信息，可供我们研究提取，不可轻忽。正如王国维先生所云：“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②为此，王氏开创了运用出土资料和古史传说记载互证的著名的“古史二重证据法”，影响深广。

倘若以“古史二重证据法”考察黄帝族群的青阳、昌意两个支系迁徙降居川西地区的古史传说，则其不仅与上述地望条件的分析相合，而且已经逐步得到考古学印证。如在地处岷江上游正流和支流杂谷脑河流域的茂县、汶川、理县等地，考古工作者调查发现和正式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遗迹已达80余处，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等第的网络。学术界大体的一个共识是，黄帝及其二子青阳、昌意以至颛顼的时代，大致在距今5000~4000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正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而岷江上游以茂县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群，正好大致处于此一年代范围内。营盘山遗址位于茂县县城凤仪镇附近岷江东南岸的二级台地上，其年代距今5500~5000年，平面约成长方形，东西宽150~200米，南北长约1000米，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是岷江上游

^① 《大戴礼记·帝系姓》，（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本，第12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王国维：《古史新证》第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